



找记者 上壹点
A10-11

齐鲁晚报

2021年5月24日

星期一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美编：
向陈明丽



【书里书外】

相约去麦哲伦看星云

□钟倩

“我们被命运带走，好过被命运抛弃。”这是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值得反复咀嚼。读这本书颇感吃力，同时又不时心灵碰撞。它与凯鲁亚克《在路上》有些相似，说的是一个仓库管理员的四处漂泊，不同之处在于来自精神深处的疏离与伤感。

故事发生在1998年，以一个仓库保管员的意外死亡开篇，美仙建材公司派周劫去调查和处理。这个过程中，又发生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他的大学同学、南京仓库管理员端木云不辞而别。这里有个小插曲很是耐人寻味。意外身亡的仓库保管员，因为身份是假人，其骨灰盒无处寄存，周劫只好暂时放在仓库堆放物料的纸箱子里。熟料，第二天给客户送瓷砖上门，被人搬走了，送到偏远郊区的一座豪华别墅里，他发现后立马联系送货司机。此前司机让他帮忙搬货，他义正言辞拒绝，“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我要是心情好了可以帮你系鞋带，但仓库保管员不负责搬货出库。”这时候，司机报复说道，“我可以把你送回去，但骨灰盒这件事和我没关系，这也是一个世界观问题。骨灰盒是你自己放进去的。”这一幕让人啼笑皆非。作者以纤细微观洞察真实人性，指向生命大化面前的无力感。

仓库保管员半年一轮回，全国各地跑，他们守着偌大的仓库也是守着大片孤独，他们很难拥有真正的爱情，情感空虚、心理抑郁、精神恍惚、身份没有归属感。仓库管理员这一行人员复杂，流失率大，很多人用的是假身份证件，同事之间相处一场，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上百个小人物的错综交织，读起来就像走马观花看戏，又如惊心动魄的游戏，叫人产生疏离感和刺激感。但是，作者始终坚持他的精神重心，那就是对文学青年周劫和端木云的灵魂塑造，可以说，端木云是周劫的B面。

周劫与端木云曾是大学舍友，后来阴阳错成为同事，而端木云写小说发表在文学期刊上，参与笔会的时候结识小说编辑沉玲，以及文友玄雨等。他把文友的故事写进小说，也把自己姐姐的不幸写进小说，甚至换种人称把周劫也写进了小说。作者安排小说里的“男二号”写小说，自然难逃自己的生命轨迹，沉玲的一番话饱含哲学意味，“用小说来表达，是一回事，熟练地表达小说，是另一回事。”对仓库管理员来说，写小说是心灵排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确认——向这个苍茫世界寻求某种帮助或慰藉，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孤独语境中，每个灵魂都是发育不全的，所以，没有人不需要这种帮助或慰藉。周育平说道，“我打算像周劫一样，做个仓库员，这样就可以满世界跑了。”殊不知，能够满世界跑的周劫，他的精神源头来自火车司机父亲——如他对胡小宁敞开心扉，“很多人，就像火车开进隧道，但并没有出来，你去隧道里追问，发现那里空空荡荡，火车曾经冒着烟，发出巨响，像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疾驰了很久，它不可能消失，但确确实实，它竟然消失了。”指向的是精神迷途，在这个迷途面前，其实我们的命运殊途同归。

所谓“雾行者”，不过是穿越精神迷途的旅人。作者以仓库保管员的不确定性来印证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我的父亲曾经也是仓库保管员，因而产生深深共鸣，也是对那个年代集体记忆的溯源。父亲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做保管员得罪了不少人，甚至与厂长翻过脸，但从来没有人记恨他。记得上小学时，放学后去工厂里找他拿家门钥匙，那仓

库就像封闭的闷罐，又如时间的黑洞，集结灰尘、蛛网、老鼠屎、青苔，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出于好奇，好几次我要闯进去看看，都被他一声喝令挡在门外。他的那串钥匙拴在皮带上，就像拴在自己的肋骨和心坎上，不容任何人靠近。他的仓库保管账本，外面套着一个蓝色文件夹，里面是工工整整的钢笔字迹，我觉得他那么刚劲有力的蓝黑墨迹简直是一种浪费，可他把这仓库看得比家门还紧。或许，这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的价值观，无论做什么都会留下斧砍刀刻般的痕迹，他把仓库守成了一座精神殿堂，站成了他的信仰，而他所经历的苦难并非忽略不计，而是与孤独和缄默一同被时间吞噬。

在小说《慈悲》中，路内曾袒露心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失业在家，父亲因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母亲病退多年，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他买摩托车的。父亲迷上了打麻将，每天下午能够赚个几十块钱，黄昏时分母亲在厨房望着楼道口等着他回来，那是他们家第二天买菜的钱。有时候他赢了一百块，但是总会想办法输回去一些，以防对方老头或老太太想不开走极端。正是凭借父亲每天打麻将带回的钱，他们家才度过艰难的下岗年代。无独有偶，蔡骏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春夜》故事也与工厂有关，聚焦父辈工作半生的春申厂的历史，讲述工厂发生的两起悬案，这些源自当年父亲厂里亏损严重导致工人们下岗的集体记忆，在蔡骏眼中，“来自一个消逝的时代，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记忆。”

那个年代的苦与乐，那个年代的痛与罚，就是如此荒诞。我清楚记得1995年父母同时从厂里下岗，发不出生活费，每人发了一辆顶账而来的自行车。为了卖自行车，父亲伤透脑筋。不爱求人的他放下脸面，四处寻找买家，最终自作主张便宜了一百多，才卖掉一辆自行车。事后母亲一通埋怨，“你不知道孩子上学花销大？这一百块顶一个多月的口粮了？”父亲两个胳膊抱着头，沉默半晌才说，“能卖了就不错，咱求人家就得让一步！”第二辆自行车在家放得生了锈，直到大半年后才卖出去。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依旧是父亲摇晃着的满头白发和他隐忍的表情。也许，父亲的这种隐忍就是留给我精神财富，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正直。

其实，没有人被命运抛弃，都会被命运带走，这就是人生的本质。路内小说中交织着太多的重逢与离散。周劫回忆起父亲临终前报过很多火车站名，上海、真如、南翔、安亭、昆山、苏州、济南……其中有一个是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叫作麦哲伦。“到这里你该下车了，这里往后，你就没有爸爸了，你要好好地活着。”说完，他的父亲去世了。后来，周劫把这件事说给端木云，端木云又让初恋女友辛未来告诉他，辛未来说，“我刚刚写过一首诗，写到麦哲伦星系啊，是外银河的星系，有大麦哲伦和小麦哲伦两个，也叫大小麦哲伦星云，是十分美丽的星云。”她又补充说道，“但是，得在南半球才能看得到。”她问周劫辞职后想去哪里，周劫答道，“我要去南半球看麦哲伦星云……”

生死不是归途，而是迷途；一个人从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就开始了无意义和无止境的挣扎过活，所有人都逃不过有去无回的单程之旅。漂泊是命运，逆旅也是命运，我们生来都是为上帝打工的人，没有输赢之分，只有虚幻过程。任由生活蹂躏，任其旅程无期，都不要弄丢了相约去麦哲伦看星云的浪漫与希望，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证据：我来过，我爱过，我对这个世界永葆热情。

【泰山野物】

来历不明的松鼠

□夏海涛

动物的存在，一直是一个谜，为什么有的可以生存到这里，有的却无法生存？

企鹅之所以生存于南极，是因为这种飞不起来的鸟，只能躲避到伤害最少的地方。西南大山里的孑遗动物野生大熊猫，也一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逐竹而居吧。

2017年秋天，我追逐一只来历不明的松鼠时，突然对这个物种产生了莫名的冲动。

车子沿着山路行进时，路旁跳出一只金黄色的小松鼠。它似乎前腿短、后腿长，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十分可爱。它的尾巴大大的，拖在身后，像一把关公的大刀。

我放慢车速，跟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看着它在前面蹦蹦跳跳，后面的大刀似乎在做出“禁止追尾”的手势。

我的脑海里一万幅画面闪过。我记得《泰山大全》里记载过，在泰山啮齿类动物里面，从来没有松鼠这种动物。也就是说，在1995年该书出版之前的数千年间，泰山是没有松鼠的。但是，这只不上山不爬树，却沿着公路与我飙车的小松鼠出现了，它一定是负有某种使命的。

恰在这时，对面来了一辆车，小松鼠受到惊吓，突然改变了奔跑的方向，转身向着右侧的山上跑去。

据说松鼠进入泰山有两个渠道：一是传说泰山北边的某个野生动物园曾经饲养过不少松鼠，后来逃脱了，回归了泰山，渐渐变成了野松鼠。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许多放生之人从城里的宠物市场买了松鼠，然后在泰山上放生，结果导致缺乏天敌制约的松鼠规模迅速扩大。自2012年开始，网络平台上频繁出现摄影爱好者抓拍到的照片，有魔王松鼠、欧亚红松鼠，还有黄山松鼠等不同的种类。周围村民种植的核桃等经济作物开始受到侵害，松鼠连吃带采，农民的收成几乎减半。

然而从动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不管怎么说，松鼠终于从宠物变成野生动物，从处于人的控制之下，变成虽然疲于奔命，但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是泰山丰富多样的植物，帮助松鼠实现了这样的身份转换。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放生。在泰山的溪流之中，两个女士提着两条硕大的鲤鱼去放生。由于天气炎热，早已经习惯待在水塘深处的鲤鱼，被放在浅浅的自然流动的溪水中，不一会儿就翻起了鱼肚，漂在水面……这样的放生无异于杀生。

一个物种的侵入，必然会引起当地生态的波动，然后产生再平衡。

物种的消失固然令人痛惜，但是异常物种的侵入，也会是一场灾难。

泰山上来历不明的松鼠，到底能给泰山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评估，但是以“放生”这样的方式引进物种，一定不会是最佳方式。

但愿时间能够开启自动阀门，让物种的产生归于平和与安宁。